

# 碧山亭的起源与重建

李国樑

上世纪 70 年代，汤申路还可见到占地 324 英亩的垒垒群山，面积差不多等于 180 多个足球场。这里每一座广惠肇碧山亭的坟山，都埋葬着先民离乡背井，到头来不是落地生根，就是有家归不得的辛酸血泪。

经历了上世纪 80 年代愚公移山的大变化后，时代巨轮碾破了入土为安的观念，先人纷纷被请“出土”，再进行火化。新加坡华人从土葬盛行的年代进入火葬的新纪元。

红尘大厦千年计，白骨荒山土一丘。碧山偌大的坟场，只活在过来人的记忆中。

碧山的变迁就是一部本地华社的发展史，代表着华社在异地自力更生，保留传统孝道的可贵精神，成为新加坡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足迹。死人让出土地是为了让更多后人活下去，十万座墓碑林立的坟地演变为今日的三分之二个碧山组屋区。



## 坟场三迁

碧山亭是广惠肇人士于 1870 年，在“遥远的郊区”所购置的义山。根据碧山亭的地界碑铭文，碧山亭乃广东人继市区边缘的青山亭（麦士威路）与绿野亭（河水山）之后所扩建的坟山，广惠肇三属先贤梅南瑞等人发起购置碧山坟地，安葬“聚萍踪于石叻，有人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，在异地溘然长逝”的同乡人。

“青山”取义自麦士威路一带山峦起伏，草木青葱。十多年间，青山亭已经无法应付需求，1840 年政府批准在河水山的 23 英亩地段设立绿野亭坟山，绿野青山遥遥相望。

三十年间绿野亭也葬满了，广客人士决定分道扬镳，丰永大人士于 1882 年在荷兰路设立丰永大义山，嘉应人士于 1887 年在荷兰路设立双龙山，广惠肇三属则于 1870 年开辟碧山亭。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华商除了在新加坡各社团组织行善外，影响力往往扩及海峡殖民地，例如同治元年（1861 年）檳城广福宫重建，梅南瑞也是捐款人之一。

新加坡的广东人坟场就在互助互重中走了将近两百年之路：

- 第一个 50 年（1820-1870）：雾锁南洋，落叶归根。先后设立了青山亭、绿野亭和碧山亭义山，埋葬不幸在他乡逝世的先民。

- 第二个 50 年（1870-1920）：互助为先，社群共祖。陆续设立血缘、地缘与业缘总坟，甘榜碧山亭也开始发展。

- 第三个 50 年（1920-1970）：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。跟广惠肇留医院合作，设立总坟义塚，为在医院往生的先友下葬立碑；创建碧山亭学校；为五万名日据大检证时期被杀害的华人超度。

- 第四个 50 年（1970 至今）：为旧人做记录，为新人留见证。碧山亭坟场清山，碧山亭理事最终向政府争取到 8 英亩之地，延续先贤创建碧山亭的使命，并于 2017 年成立了“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”。

## 与死人为邻的甘榜山亭社区

1890 年“劝捐碧山亭小引”的金石碑文显示，经过二十年的努力，碧山亭的组织管理渐趋完善。除了梅氏人士如梅南瑞、梅湛轩、梅旺、梅遂和、梅端成等人外，“七家头”朱广兰、朱有兰、胡南生、罗奇生、广恒号、罗致生、同德号都乐捐庞大的数额给碧山亭，作为建筑庙宇和开辟道路等用途。胡亚基则通过个人影响力，向殖民地政府“求免地税”。

20 世纪初，随着大量中国移民南来寻出路，甘榜山亭住家店铺逐渐增加，人文经济开始成形。碧山亭创建了碧山亭学校（1936-1981），为各族孩童提供免费教育，甘榜山亭发展成为一个人文孝道的社区。

1948 年，广惠肇先贤添置了 175 英亩地来发展坟场。为了方便管理，碧山亭坟山以“亭”为界，划分出十个亭，加上后来增添的新五亭和新七亭，共十二个亭，其中新五亭和第九亭分别以黄福（黄亚福）和鲁保林命名。每个“亭”都有个路亭，为前来拜祭的亲属提供歇脚之处。十三座山头以“星加坡广惠肇碧山亭孟兰胜会”为名，如星字山、加字山、坡字山等，以此类推。

汤申路圣德兰疗养院（St. Theresa's Home，前名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）对面的甘榜山亭路是通往坟场的主干公路，道路两旁有卤鸭店、酱油厂、药堂、西饼店、学校、戏台和民居

耕地，俨然是个坟场旁自给自足的活人社区。再往内走到了收费站和福德祠（大伯公庙），车辆必须先停在一旁的“礼亭”，下车向大伯公“拜码头”，献上“买路钱”之后才能过关。

大庙戏台隔邻的茶亭有木制台椅，为过路人提供包点饮食。茶亭也是居民平日的活动中心。

收费站仿佛是阴阳界的隔间，平时越过收费站的人，一般都披麻戴孝，难掩悲怆之情。喃呒佬（民间道士）摇铃诵经，棺木徐徐下降，洒下黄土后又见新坟。坟场内道路弯弯，在没有电子全球定位系统（GPS）的年代，靠的是脑子里的GPS，不然就是熟悉地形的居民引路。

根据老居民的记忆，碧山亭第一至第三亭的居民多数是广东人，第四至第七亭则潮州人与福建人参半，第八亭为福建人。由于坟山是从第一亭开始发展起来的，可见广东人是碧山亭最早的居民。

在碧山亭义务服务多年的梁少逵和老街坊蔡乙权表示日战期间，日本战机轰炸牛车水，许多牛车水居民徒步前来碧山亭避难，其他籍贯人士也纷纷逃到碧山亭坟场来。梁少逵追述当时一辆辆的罗厘车，载着住在豆腐街的三水妇女到碧山亭寄居，直至日据结束。显然碧山亭是华人眼中的福地，理想的避难所，大家互相扶持，靠种植番薯蔬菜过日子。日本兵士敬畏鬼神，或许正因如此，碧山亭的居民获得先人眷顾，逃过一劫。

梁少逵和蔡乙权都记得战后甘榜山亭住了三户印度人家庭，其中两户（Peritam Singh 和 Karrupian）居住在靠近入口处，另一户（Muthuaya）住在第三亭，负责打理坟场事务。Peritam Singh 的女儿的中文名“碧丽”来自校长李文，取义在碧山亭学校念书和人长得秀丽。他们一家大小都口操流利的广东话，在碧山亭学校念书，跟村民打成一片。

那时并没有现在政府不断强调的“融合”的问题，大家已经自然地磨合了。或许是靠碧山亭的山，喝碧山亭的水，已经在碧山绿水间同化了吧！

李文在碧山亭学校当了 29 年校长，他在口述历史中阐述了甘榜山亭的生活。碧山亭的机械工匠都是广东人，日据时期向日本人收买旧金属，用飞机铁做锅子锅铲卖给村民。新加坡独立后积极发展工业，年轻人由罗厘车载送到电子厂或军港工作，老人家和妇女则在家里养家禽种蔬菜。农民养的猪不多，每户最多十只八只，靠赊账来买饲料，卖猪后才还钱给供应商。在彼此体谅，有欠有还下猪仔长大了，母猪生下小猪，农民在坟场旁度过一年又一年。

## 碧山亭的四大特色

碧山亭漫漫长路中，四个最大的特色为社群共祖、万缘胜会、轮流管理和模范山制度。

不论是土葬或是火葬时期，碧山亭都秉持着传达孝道的信念，为华人社会注入特殊的意义。碧山亭设立社群坟山和社团总坟，对社群共祖的祭拜，含义就是“孝敬”；生，事之以礼，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

除了设在碧山亭的血缘、地缘、业缘总坟，各会馆社团也在会所以异姓同乡或同业共祭。灵牌置放在会馆的神主之间，在参拜自己的血缘亲人的时候，同时参拜其他人的亲人，那些没有子孙的先友一样得到后人的香火，进一步催化同乡同业一家亲的感情。

碧山亭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，“集万人之缘，结千祥之福”的万缘胜会是重要的旗舰活动。1923 年掀开序幕后，多年来都有众多善男信女参与。

万缘胜会可能是清末民初在珠江三角洲兴起的渡亡救赎仪式，传到新加坡后成为碧山亭所主办的尊敬祖先，饮水思源的孝道活动。佛教有“六道轮回”，道教也有投胎转世之说，基于固有的怀念祖德的文化，为人子女的都希望先辈能够消除业障，早登仙界，或轮回再世，投胎到幸福的家庭。万缘胜会设立僧道尼法坛，由佛道法师一起诵经，举行超度法会议式如“破地狱”、“过金银桥”等，一般上为农历九月，连续三天三夜。

1943 年日据时期，碧山亭主办了另一个万缘胜会，为日战中不幸殉难的死者与验证时被杀害的五万华人超度幽魂。1978 年，裕廊造船厂发生史拜罗斯号（Spyros）油槽船发生爆炸，76 人不幸被活活烧死，碧山亭为各族死者超度。这些义举已经超越了广惠肇族群，进一步落实各族群籍贯人士和谐共处，互相照应的理念。

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大家自然会为先人争取好墓地。1916 年，吴胜鹏出任碧山亭总理时发起模范山制度，通过编排列号来划分坟塚，不论山势高低，土壤潮湿，按照号码下葬。由于这个做法过于先进，引起社团的不满。为了安抚众人的情绪，碧山亭实行了九家会馆联合管理的制度。战后随着另外七家会馆加入碧山亭，1960 年起实行 16 家会馆轮流担任领导任务，直至如今。

1948年，碧山亭落力推行模范山计划，跟计划初启时已经相隔30余年。由于不能自行选择墓地，因此流行“死得要及时，福人葬福地”之说。旧文件中的第四亭、第五亭和新五亭（黄福山）注明了广字模范山、惠字模范山、肇字模范山，第八亭和第十亭则为三属先人编号葬地。由于第四和第五亭是“旧”坟场，第八和第十亭是“新”坟场，通过时间点可以看出战前与战后的模范山之分。

## 重建碧山亭

碧山亭从永久产业的业主摇身一变，成为建屋局的租户，契约年限至2079年。表面上，碧山亭将来的命运并不迫切，但是，除了灵塔必须面对其他业者的竞争外，政府有权动用国家土地法令，提早结束碧山亭租约，如何“保山”成为不可掉以轻心的课题。

上世纪70年代碧山亭面对何去何从的命运，不论是保山或是结业都是艰巨的抉择。时任理事们迅速取得共识，保存了碧山亭的百年基业，并为后世制造了发展的空间。

当时政府效率奇高，除了安排起坟出土，将骸骨火化外，还免费将先人的骨灰迁徙至风景宜人的万里骨灰安置所。数年间，百年坟山从此在地图上消失。

这段封山清山的历史背后，还有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1973年初，政府以国家土地有限，必须充分利用为由，向碧山亭发出封山令，停止私人坟山的土葬活动。其他方言群的义山都遭受相同的冲击。

停止私人土葬后，做法只有两个，一是埋葬在更加偏远的蔡厝港政府坟场，不然就是火化后安置在骨灰置放所。

1979年，政府正式宣布征用碧山亭全部坟地来发展碧山新镇。碧山亭理事认为碧山亭是一个由热心人士联合组成的百年机构，坟地的管理层也是由广惠肇16会馆义务组成，历年来通过购置坟地、兴建庙宇、学校及公所，设立奖学金等公益事业服务大众，因此，碧山亭应该被定位为慈善组织，而不是盈利的私人坟山。

碧山亭由时任理事长何国章率领谈判，要求政府提供50英亩，也就是约六分之一的原有地段，让碧山亭延续为社会服务的使命。碧山亭的建议包括保留百年的碧山庙，同时将碧山亭学校转型为养老院。在增建设施方面，碧山亭也建议设立殡仪馆和焚化厂，提供一站式的殡葬服务。此外，碧山亭考虑到广惠肇留医院需要地方扩展，希望政府能够拨地另建一间医院，扩大慈善医院的功能。

建屋局则表明政府将全权负责清山工作，包括掘取及火化骨骸，记录墓碑资料，通知家属领取先人骨灰，并让家属选择安置骨灰处。至于无人认领的骨骸，政府会安排火化与海葬。政府也接受碧山亭的建议，只是殡葬服务、老人院和医院跟原来坟山的方针不符，政府不能接纳。

最终，碧山亭负责遣散甘榜山亭与顺福村的两千租户。拿到剩余的少许土地赔偿费后，碧山亭作为一个社团注册的组织，大可结束坟山任务，但三属人士认为“碧山亭”三个字蕴藏着新加坡百年进程的使命感，因此坚持着这股精神力量，继续为往生者提供安息之地。虽然如今拜山（扫墓）已经无山可拜，但多年来，各广东人社团会馆坚持到碧山亭进行春秋二祭，显然蕴藏着一群老乡里对会馆、对社群细水长流，血缘绵长的情愫。

在现任理事与16会馆一致同意下，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的创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，预计2017年底就可落成并对外开放。创建文物馆不论对保留广惠肇三属人士对社会贡献的史迹，或是对守护与传承华族文化都一样意义深厚。国家文物局对此项目的支持就是最大的肯定。

百年不老，最主要是自我更新。期待将来能够继续见证，继续书写碧山亭的发展史。

此文摘录整理自《大眼鸡 越洋人》（李国樑著），2017年底出版。

主要参考资料：

1. 岑康生，〈碧山亭重新发展的始末〉，<http://pecksanheng.com/index.php/cn/history/188-2012-06-28-14-23-00>. Accessed 1 Jul 2016.
2. 岑康生，陈翠玲，〈大纪事〉，<http://www.pecksanheng.com/index.php/cn/history>. Accessed 2 July 2016.
3. 陈明鸾，〈新加坡教育史--口述历史访谈，受访者：李文〉，新加坡国家档案馆，Accession Number 000109.
4. 〈广惠肇方便留医院 碧山亭义地扩大〉，《南洋商报》1938年8月29日。
5. 韩山元，〈守住最后一片乡土——暮色中的旧碧山〉，《联合晚报》1987年7月17日。
6. 区如柏，〈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 谈广客两帮百年关系〉，《联合早报》1987年9月20日，34页。
7. 区如柏，〈广惠肇碧山亭〉，《广惠肇碧山亭成立128周年纪念特辑》（广惠肇碧山亭），14页。
8. 各期的《扬》（广惠肇碧山亭）。
9. 曾玲，《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：1824-2004》（华裔馆，2005），ISBN 981-05-3286-5，7-8页。